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重份曰龜策

傳隱傳精雅

惜其文不全

而為褚先生

補耳

劉知幾曰子

長列傳其所

籍者准人而

已至于龜策

異物不類皆

形而輒與黔

首同科俱謂

之傳不其恠

乎且龜策所

託全為志本

向若與八書

並列而定以

書名庶几乎

同聲相應者

矣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畧無可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也。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上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按漢書方術論云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

世亦悟之
自謂于一
致然士君
子能之則
不迂不泥
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
則迂而入
諸拘泥而
弗通大方
矜以誇衆
神以誣人
故前不不
以為教蓋
吝之也

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
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
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
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
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
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
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貴寵傾於朝廷
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徐廣曰揲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揲謂兩手執著分而扞

之故云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馬可謂聖人重

事者乎周公十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襄公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

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

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接龜而終被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

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

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

葉之上。徐廣曰薄一作頌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大卜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葉蓍。擣古桐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

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而籊單具上也。音滿。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

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蛻伏之。徐廣曰許氏註淮南云蚌蛻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蚌當為蛟蛻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臍骨穿佩之。徐廣曰臍音取龜乃臍反臍音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侍郎時見萬

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索隱曰按萬甲術中有石朱方中說嘉

林中故

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

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傳書文曰

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午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為有

二之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徐廣曰林中者齋

戒以待。譏然。

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故也。譏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譏然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

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

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大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

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

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唐順之曰文本不佳特以韻勝按宋不稱王止僂稱王而滅無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許殺諸公子無彊盛之爭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以上御幕韻通用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揚慎曰興篇此用昔者皆訓後也以上又視月死十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衛寒剛切陽韻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昔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目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期渠九切龜居九切尤韻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

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

廬名為豫且龜斤於切求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

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

安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

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

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

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

步而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

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真謨陽切行

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

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謝伴豫元王曰善哉神

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龜期切見衛平對

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

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虞游三千

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

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

於陰陽審於刑德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

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屋元王曰龜甚

神靈降于上天陷于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

故來告寡人人如延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

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奈何勿遣職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

邵宝曰朱元
王不忍於龜
龜者宣王不
忍於牛也與
皆所謂是心
所以王矣者
然九江太龜
有自神物之
六符而弗
焉大古

不似似然納
錫之龜狀有
人之牛是謂
所不及者也
其均夫也須
而前縮頸而
封者與美納
錫又也不殺
仁也

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

薄泥塗。寶彼五切塗動五切語韻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

因神與謀。韻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

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

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埃於希切來陵之切共歲西切支韻元王慨然而

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

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

彘彊。身死國亡。功姑黃韻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

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

安事此寶。道他口反寶韻越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

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

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

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

夏秋冬。或著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

患胡消切山輪海切安於虔切設民堅切官居負切寒胡干切奸經天切先韻故令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

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韻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

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

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

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衣罪謂草木之怪謂孽傳為單薄。聖人

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

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

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黑闕各切擇澤宅俱

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實故曰田

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國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

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

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庚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存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

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

音子旋反拌音川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

索隱曰拌割也

乃為天子有羽軌切海席猥切寶今日自以為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

憂焉山患切見前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職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

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微

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求切見前財前西故云福

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

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

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

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

並份曰以段
文古

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後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將以昔至明，陰兢活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矣。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

其如此，腸如涓湯。

生師莊切，成食羊切，凶虛王切，功攻俱姑黃切，通他玉切，衆諸郎切，逢符方切，羹居

郎切，脰寒剛切，明謨黃切，行寒剛切，葬是人皆富有天下，而

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

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

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笑思遷切，蕭韻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先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

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

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

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

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

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海寶切，見前，殆養里切，子奠禮切，士

止止切友切 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

常桀為瓦室亦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紂為象郎徵絲

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

人六畜以辜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

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

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

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

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民謨陽切

前亨應即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

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于切見前答是皆當世而

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顛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

賢士韻紙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

乃得當之韻陽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

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也元王大悅而喜寶谷切見於是元

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

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

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

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

桐徐廣曰牛草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

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迎語雷切桐徒黃故

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治者之籠身能十言盡

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

董份曰大補
龜策事以後
亦有可觀覽
者

程一校日袖
龜能見夢於
元王而不能
自脫於鋒刃
以太史公作
尊本肯其傲
世立教之意
微矣

於刀鋒江姑紅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

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攀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

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

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昇名善射不如雄渠逢

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

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

責人於全民堅切神時連切先韻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

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

其意而心騰蛇之神而殆於即日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

義曰即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

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

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

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

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

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洪孤切據

於韻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以應之天天下

有階物不全乃生也生松宣切先韻吳越曰龜策傳全篇

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

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

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按內述此重復甚無謂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

二黑點為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

大者皆卜 四月 首仰 正義曰謂非首仰起 足開 吟開 索隱曰

謂兆足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

日謂兆首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伏而大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而食巳卜暮昏龜之

徵也 索隱曰徵音科謂徵統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

日旦祓龜 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 先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 正義曰以

視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日相法也言以為常然 人若

巳卜不中皆祓之以卯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 索隱曰按古

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觚以灼龜 土卯指之者三 徐廣曰土一作下。正

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卯

涕黃 索隱曰梁米也卯為子也涕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

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鷄也。正義曰涕音題

焫焦也言以梁米鷄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

色焦及黃卜 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

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

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音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荆 鑽中巳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

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

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剝索隱曰莫知音策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脢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脢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

仰足脢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脢首仰身首徐廣曰內下一作簡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脢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脢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脢脢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脢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矜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矜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拆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矜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矜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

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

折足矜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矜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矜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矜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折節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
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
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
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
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
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
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
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
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
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
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
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
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鬪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
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
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無傷也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
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肉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
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
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
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

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
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
中行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
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掄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
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
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
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無疾疫
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
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
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
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

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
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
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
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
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
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
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脰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脰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

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脢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按凡言此者必象特存其占耳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

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用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脢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

索隱述贊曰
王異龜五
其若瓦若
其記已亡
後續元
神能記
不術其足

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

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

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外者人也內者

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

大法病者足胗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

者足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足胗不

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歸有光曰此雖褚先生所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執法固森然也。按遷答任少卿書自傷家貧不足以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自縱橫恣肆莫得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

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按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楊慎曰將信已說而先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按眇如字言微妙也終不能化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王世貞曰今
之相聚而嘗
易太史氏者
非貨殖游俠
耶乃其方
伴要寒織修
其民人謂瑛
與物十膏廢
所宜否介若
指掌然於他
書生周行人
間白首奚暫
也

列辰翁曰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里尤用之則一日而愈則殊為不足有幾矣

爭。按教誨猶順也整齊則強之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紵管鄭是也至商韓則爭也

布。索隱曰穀音谷唯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纊山中紵音盧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

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鈇之未鍊者丹沙犀璠瑁

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

山出碁置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六

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錫此其

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赤石其下有金也此其

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

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按賤之徵貴極則人必棄故其徵必貴自幸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

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

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

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

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音昔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

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繡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

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天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按壤穰通
用益鉄論
少語作穰

按計然即
計倪也
乃動也
事見前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董份曰：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留中斷折，往占其是非，雖間糝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至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予以為漢武方征伐四夷，與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丁侯，薦幣耐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月若以為實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歸有光曰：此非有激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得如此云。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系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索隱曰：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計然曰：知鬪則修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韓州近而州亂耳。計然曰：知鬪則修

按二十九
十八十三
十皆言平

按完者无
不有也息
幣即尤載

羅洪先曰予
所謂人奔我
取人取我與
語遂原為李
法蓋李能知
人所不能知
為文能用人
所不能用人
必意也

伯時用則知物。倪思曰：借知鬪則備以明時用，則知物本在所以。二者形則萬物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濟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按此即上賤之微貴之說。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殫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何良後曰范
蠡列在貨殖
傳本傳以載
貨殖事者伯
越諸謀與焉
越事相連者
則附見越世
家中其故中
子後人事亦
附在後史皆
太史公作史
法也
又曰東坡云
以弟之資貴
聚歛積實者
何至父子力
作以營千金
此可為者哉
蓋以財不
荷之餘則不
然蓋蠡所建
商功于世遂
亦在財也
王下之財
者而以和
出之故三致
千金所子孫

修業而息之
遂至巨方蓋
以見鄙賤之
事苟出以神
奇則鬼神不
得持其權正
以見玩弄造
化處而以為
豈直聚歛積
實者寧木為
蠡所笑耶
茅瘖曰和原
憲子長有感
之言謂其羞
貧賤者何耶
柯維騏曰子
貢多季而識
之故孔子曰
賜不愛金而
貨殖焉太史
公立貨殖傳
使首誣子貢
如以則子貢
一倚頓耳
倪思曰以傳
特于敘事中
着精神
倪思曰樂規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
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頰云若盛酒之鴟夷也
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在齊州平陽縣東為朱公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索隱曰韋昭云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而不責於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者
猶居也著讀音如時○索隱曰七十子之徒賜最為德益原憲不
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同勢而益彰者乎按傳中兩人分結前好行白其德二句未嘗無叶應
圭周人也當魏女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
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
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
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
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
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時變與天地
力相遠雖以
治天下可
也人亦我取
人取我亦亦
老子之所未
言
何孟春曰曰
圭治生樂現
時變人奔我
取人取我與
而卒以致富
索棄不好李
不應命奔
衆人之所取
取衆人之所
奔而卒以成
德
程一枝曰曰
圭傳中圭字
係上句讀出
字本作凶蓋
以字形相近
而訛也凶字
別爲句與歲
新相應正實
上文人求我
之意

茅坤曰大史
公只因无錢
贖罪遂下蚕
室故與多感
懷之言
閔如罪曰李
秦皇帝子長
蓋以凱時事
也豈曰宗勢
利哉
董份曰序海
內七俗處錯
綜橫俠包括
宇宙皆教歷
七其尤妙
茅坤曰太史
公為貨殖甚
不足現貨文
有可承也而
其紀五方州
郡物產及其
謂尚如盈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猶

頓用監鹽。起孔業曰商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

五特於是。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

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商頓。索隱曰

監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監。謂出而

鹽直用不練也。一該云監鹽河東。故鹽東海。煮水為鹽也。而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古埒富。烏氏保韋昭曰烏氏縣名

犢書作贏。烏氏姓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

音支。保音魯。河反。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

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

川谷量馬牛。則其不復數。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

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

後山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言。正義曰言資財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

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

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

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

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

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索隱曰言重重為邪索隱曰重者難也。及秦文孝繆居

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

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

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卮烟支。薑丹沙

石銅鐵。徐廣曰：印都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

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

○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也。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轂也。

上邽，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

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言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

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

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

石北也。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

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枝音均曰：慎音慎，實

按錫狹如
羊狼開也

為慎中也。○索隱曰：謂時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

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謂時有餘衍也。其民錫羸不均。徐廣曰：錫音羸。

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

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陳椽猶經營馳逐也。○劉辰翁曰：當是楊姓，陳姓因緣其間，得所欲耳。○按

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平陽之下，而又改椽為緣乃當。温軹西賈。按此舉河內因及上黨

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池餘民，民俗懷急。

徐廣曰：懷急也。音縮。一作懷，一作惠，音翽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

起則相隨，椎剽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盡。多

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徐廣曰：跕音恬。

瓚曰：躡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

為跕也。

會也。按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為某州者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畫為圖

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北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

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徙野

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

叔教反亦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

隱曰言如雕性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

之捷悍也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緝者亦却背

並類此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

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

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楊慎曰多劫人者大國

餘味與不爾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其中具五民。服虔曰

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

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頗有桑麻之業無林

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按

趨利甚於周人亦夫自鴻溝以東芒碣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如談從說橫之氣

徐廣曰今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

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

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

越之地故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



原件短缺

僂思曰好辭
巧說謂詞賦
之類以後何
可下貨殖直
凡國談
僂思曰其心
屬也包括取
之者魯南費
先楚已有春
并粵之意

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正義曰。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

二縣並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永縣

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

山丸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

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曰郢。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

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

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

塵塵。正義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塵少也。更償

價費。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

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

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

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跣。屣舞屣也。目挑心

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

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虎

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

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

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按馬遷極知鄙猥。不吝情

按索謂索財也

實故屢起屢嘆。猶為未足也。直舉舉世間死生利害。縷縷不厭。而其中各有精意。險句以指斥。識證使當世不能解。免極切事。情中隱諱。妙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絕不可言。

按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按以下連用許多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闕

按此言天下四上之類出

按此言勿因之所出

按家貧親老七旬与无若处奇士之行回句正太史公白道之意但念心躁語翰枉過中所以來到氏之訛而世之喜短長者則藉之以紛七矣

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

日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

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半蹄角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

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千足羊澤中千足豕韋昭曰二百

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山居千章之材廣

也一作榭驅索韋昭曰榭木所以為棹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材服虔曰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枝謂章大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非常山已南

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

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干畝徐廣曰

日厄音支鮮支也西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會也○楊慎被服不足以

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

少有钱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

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

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醴醬千坩。徐廣曰：長頸罌。

開江醬千甌。徐廣曰：大罌也。○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屠牛。

羊羸千皮。販穀糶千鐘。徐廣曰：出穀也。新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輶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說文云：輶，小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斤。素木鐵器若卮，蒟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駟案馬蹄躐。

千。徐廣曰：躐，苦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徐廣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足。若顧

也。牛千足。羊羸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指，故曰手指。以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櫛

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質賤故也。

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按白漆千斗。藁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有餽孫叔敖。云餽瓦。鮫鯨千斤。正義曰：鮫音臺。又音貽。說文云：器受斗六升。音貽。鮫鯨，魚也。鯨音齊。禮反。刀魚也。

鮪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鮪音阪。○正義曰：鮪音族。苟反。謂雜小其九倍多。故知鮪是大好者。鮪鮑是雜者也。徐云：鮪，鮪魚也。謂破開戶頭尾不相離為鮪。謂之鮪關者也。此亦大魚為之也。

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

佗果菜千鍾。正義曰：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採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音祖。節反。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繪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僧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嘗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按貪賈貴不肯買，貴出如糞土，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

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什則非吾財也。○唐順之曰：此市肆簿

絕好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

文字。

大經曰：燕

賈知取而食

賈知取而食

不足道而其

以予為取則亦知商賈之權者漢高帝捐四方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分韓彭是皆得燕賈之術者也

馬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淖。楊慎曰卓自卓淖自淖二氏不相混也。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

白圭術益下矣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

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

萌。

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

徐廣曰古蹲字作踰。正義曰蹲鴟芋也。言叩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楊

慎曰蹲踰同。莊子紀他蹲于窾水註蹲也。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數之

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

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

富至僮千人，田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按此下叙富達段換

文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時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代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

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季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韋昭曰優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游閒暇也。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鄰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

刁間獨愛貴之。楊慎曰刁間傳而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

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

止為刁氏作奴。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

平無發聲語助。曰儉嗇也。按織非織嗇之織，觀下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

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織巧侈靡耳。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招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數過邑不入門，該地皆相矜於久賈在此諸國也。

倪思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註漢官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按此所以證人弃我取之必然

按賤賈即田畜價之時者晉說不知所謂也

倪思曰謂當開邊時惟長以草富厚耳其下故又及矣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

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北地也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

曰督道秦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

音校穿地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

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

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

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

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寒之斥也唯橋姬已致馬千匹牛倍之

羊萬頭粟以萬鍾計索隱曰按斥開也如傳云帶塞益斥是也橋姬姓名也言橋姬因斥塞而致此資

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反疋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云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遶得一疋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貸

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

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

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齊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

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

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

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

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

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掘

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

按推埋二字疑有誤

榜慎曰上下
往復 駁皆
筆力為之又
與乎日者之
言語文字必
如夢乃是矣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索隱曰漢書作翁伯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

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而削謂磨刀以水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

鄧氏鼎食胃肺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

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肺故易售而致富也馬醫淺方張里擊

鍾唐順之曰零零此皆誠壹之所致楊慎曰誠壹由是觀之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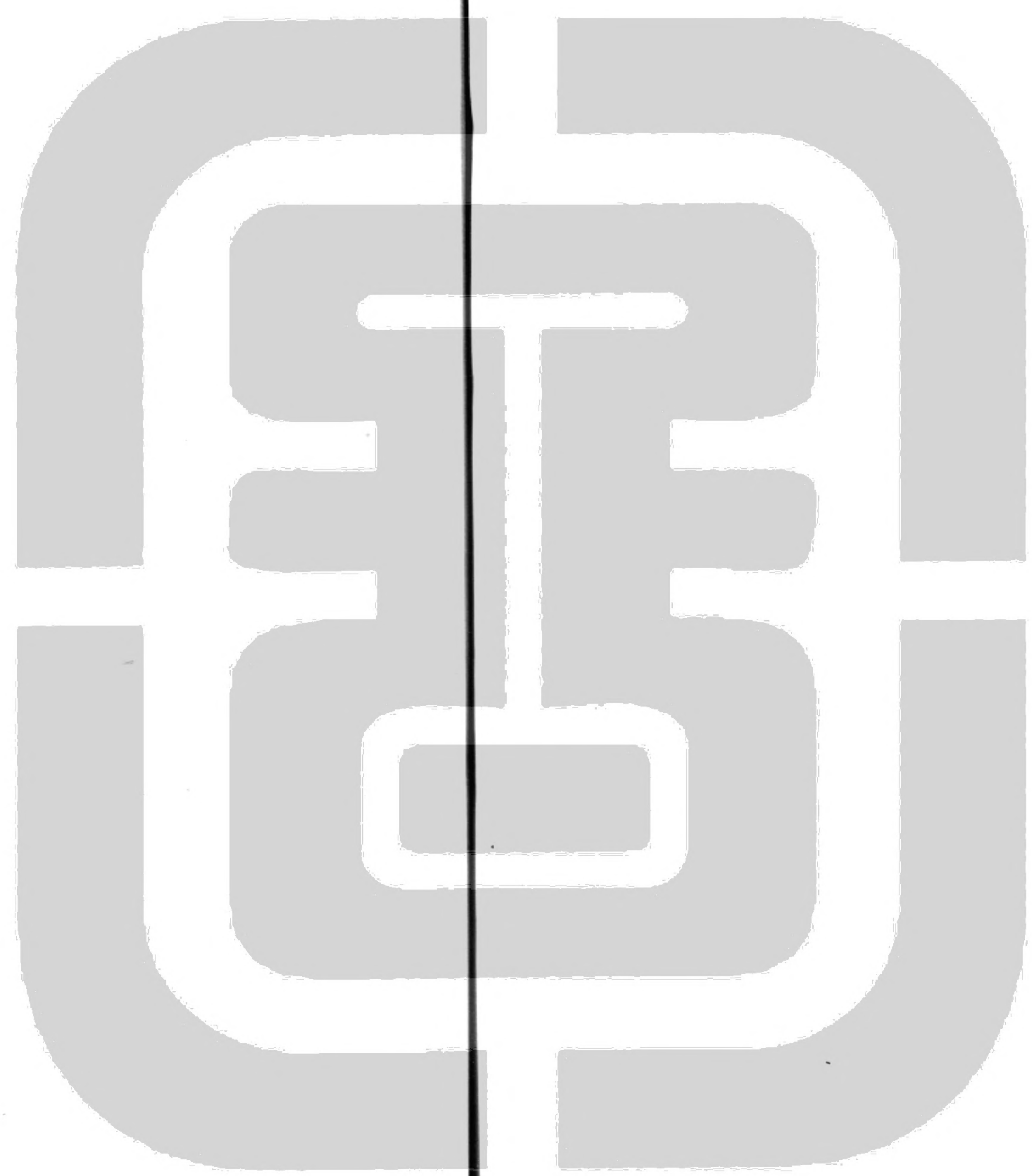
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

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按貨殖傳

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士俗貧富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末乃撰次漢興以來富者雖是結起數處其實只是一片

索隱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信不贏白圭富國然疆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魯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終 史記一百二十九



程